

上海霓虹

徐策著

徐
策著

上海霓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霓虹/徐策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321-4136-4
I. ①上…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2050 号

责任编辑: 谢 锦

封面设计: 王志伟

绘 画: 罗希贤

上海霓虹

徐 策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32 插页 2 字数 411,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36-4/I · 3187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目录

第一章	艾米太太	1
	七层楼	11
第二章	“黑漆板凳”	23
	金龟婿	27
第三章	旗袍	39
第四章	宝魁嫂	49
	哑巴	51
	奥尼尔先生	54
第五章	中秋	70
	阿香	80
第六章	扫盲	85
	戚大姐	92
第七章	修坟	96
	脚踏车	105
第八章	冬至夜	109
	“忆苦饭”	112
	求婚	118
第九章	婚礼	122
	老城隍庙	125
	金粉	133
第十章	养病	137
	行李袋	147

第十一章	阿婵	-----	152
	漆疮	-----	155
	冷粥面孔	-----	158
	机会来了	-----	164
	开伙仓	-----	167
第十二章	打老虎	-----	170
	船到桥头自会直	-----	175
	石楠根烟斗	-----	179
第十三章	邻舍	-----	186
	来喜	-----	191
	“白脚花狸猫”	-----	194
第十四章	胎气	-----	204
	苦肉计	-----	209
第十五章	克美医院	-----	223
	九斤	-----	230
第十六章	坐月子	-----	234
	岳父	-----	240
第十七章	满月酒	-----	247
	旧货鬼	-----	250
第十八章	小叔	-----	255
	电梯口	-----	259
	朱漆皮匣子	-----	264
	“五亩田地一个园”	-----	270
第十九章	入学通知书	-----	272
	插班生	-----	279
第二十章	老闸戏院	-----	286
	糖炒栗子	-----	295
	又添丁了	-----	296

第二十一章	单苏	-----	300
	“狐狸精”	-----	313
第二十二章	弟兄俩	-----	315
第二十三章	玛瑙镯子	-----	324
第二十四章	德大西餐馆	-----	336
	橡皮热水袋	-----	339
第二十五章	香烟票	-----	344
	小菜场	-----	349
第二十六章	伊拉克蜜枣	-----	355
第二十七章	“富贵病”	-----	367
	景萱	-----	370
	五香茶叶蛋	-----	383
第二十八章	口琴	-----	389
	阿三头	-----	394
	思乡	-----	402
第二十九章	杏花大嬷	-----	408
	露天电影	-----	416
	阎子芬	-----	423
第三十章	石牌坊	-----	431
	回上海	-----	441
	疏散人口	-----	447
第三十一章	黑面抄	-----	456
	死	-----	461
第三十二章	丧葬费	-----	470
	交涉	-----	477
	提亲	-----	484

第三十三章	市劳动局	-----	491
	抉择	-----	500

第一章

1. 艾米太太

大年初一夜,来到世界上人迹能至的最高建筑高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一百层的观光长廊,穿梭云间,就像坐在飞机上一样。脚踩透明玻璃地板,真成了“悬空八只脚”^①,既欣欣然,又怯怯然。往下看,浦江两岸,乃至整个大都会胜景悉收眼底。远远近近,上千幢的超高层建筑变成上千个发光体,或通体晶莹剔透,或楼顶五彩缤纷,都市霓虹,竞相放射光焰,灯光如海,娓娓诉说着这座独一无二的城市的奢华与美丽,还有它的传奇与沧桑。如果说,上海是中国永远的女主角,那么璀璨夺目、如梦似幻的霓虹灯就是她身上的装点和佩饰,向来摩登、时尚,站在世界潮流的前端,而且孜孜不倦。

透过玻璃幕墙望出去,东方明珠电视塔宛如一只水晶香炉,金茂大厦戴着一顶偌大的银盔,像中世纪的将军,外滩依着一条好看的弧线排列着玩具积木似的“万国建筑群”,一艘小寒豆^②大小的玫瑰紫的游船正在江心蠕蠕爬着。从东方明珠尖顶的方向往外看,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暗黢黢的,未免有点寂然——外白渡桥大修,桥体拖到船厂去了。沿江,上海大厦、邮政总局大楼等几栋著名的地标建筑,在暖色调的泛光灯

① 悬空八只脚:沪语,没着落。

② 小寒豆:沪语,豌豆。

照射下静静矗立。顺流而下,穿过乍浦路桥、四川北路桥,就可以看到一幢老公寓。跟纷纷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相比,老公寓已显得有些矮了,旧了,仿佛一个迟暮的老姑娘。早些日子,里面奶黄色墙体,竟整墙整墙的翻翘斑驳,挂一块吊一块的,蟒蛇蜕皮,十足成了不修边幅、邋邋遢遢的皱皮阿奶,望之殊为惊心。可是想当年,它名盛一时,倒也有着“亚洲第一公寓”的美誉。

那天,杏花大嬷见宝魁嫂可怜,答应帮她介绍到上海去做娘姨。杏花大嬷原先在河滨大厦为洋人做过奶妈,奶儿子要见奶妈,她一年中偶尔会去大厦一两埭^①的。恰巧有一户人家,主人是在外滩一家银行做事的外国人,原先的一个娘姨不做了,急需另外雇人,杏花大嬷便把宝魁嫂介绍到洋人家里去试试。外国人管娘姨叫“阿妈”的,这个新来的阿妈虽然什么都不懂,但勤快、守规矩,这一做便留下来了。宝魁嫂只管洗洗涮涮、扫扫擦擦,烧菜做饭、带孩子另有大菜司务^②和其他阿妈。

初到上海,宝魁嫂正愁没地方落脚,刚好大厦里有个当出店^③的,这人是个哑巴,早几年女人死了,孩子无人照看,经工友的老婆一撮合,宝魁嫂不久便与哑巴同居了。这样一来,她好歹有了栖身之所,也成了六岁小姑娘的晚娘。

在河滨大厦,租公寓房子的住户清一色都是洋人,多为西侨、葡侨、英侨,其中还有不少英籍荷兰籍犹太人;侵华战争后又住进许多日本人。宝魁嫂帮佣的东家是英国侨民,东家娘艾米太太喜欢人来客往地轧朋友,约翰逊先生平时不出差时自然偶尔也请客、开派对,遇到他写字间有事出差到外地去,东家家里更是一天到晚呼朋唤友、宾客盈门。来宾自然是大厦各个楼层的邻居,宝魁嫂好像面熟陌生;还有一些是外面的新

① 埭:沪语,次。

② 大菜司务:沪语,厨师。

③ 出店:沪语,杂务工。

面孔,从未见过,人也经常在换。老面孔中,朗姆先生她最熟,养了一条大黑狗。这狗有天鹅绒般柔滑的毛,水獭似的短尾,东家娘告诉她,那是一只拉布拉多犬,很名贵的。也怪,它居然肯吃她喂的食物。每趟朗姆先生来,狗就交给她照管。来宾很多,白人黑人,各个国家的都有,却没有一个日本人,虽然她隔壁就住着几户。听东家娘说,日本人占领时期,住在大厦里的许多英美国家的人,尤其是英籍荷兰籍犹太人,都被抓去,关了大牢,朗姆先生也没能幸免。他们获释后,就特别厌恶日本人。

他们都是盛装出席,高头大马的洋人,男的自是气宇轩昂,女的婀娜婷婷,鼓前凸后,胸前晃荡晃荡,嘴唇涂得血血红、亮汪汪。所有人身上都散发着馥郁的香气——茉莉香、玫瑰香、熏衣草香、龙涎香和不少男性阳刚的烟草香、皮革香,这些气味宝魁嫂虽然叫不出名,但也让她蓦然间唤醒了许多往日的记忆。有时候一种撩人的香气拂过,即刻就像公寓房子的吊灯一盏盏打开了,雪亮通透,以前岁月的许多好与坏尽被拽到眼前来。

宝魁嫂在乡下,未出嫁时,说起来各方面也是不肯输给任何人的,怎么就忽然之间成了寡妇、成了哑巴的妻和拖着两条黄龙鼻涕女孩的晚娘了呢?宝魁嫂心里还是想不通,还是会陡生烦恼和无名火,但在金发碧眼、珠光宝气、喷香簇新的洋人面前,旋即变得自惭形秽、服服帖帖,勤快、巴结而又死心塌地。连洋人身上与香气含混在一起的古怪的汗臭味,也成了尊贵的洋味。

开派对时客人多,一曲舞罢客人口渴,宝魁嫂总是多烧点开水,灌了好几个热水瓶还怕不够用。锡制茶壶泡上祁门红茶,分别准备了咖啡、方糖、鲜柠檬、泡茶汁,另外还有香槟、Rum酒,以供各有所好的客人随意享用。在这种细节上,她比谁想得都要周到,而且根本不用主人提醒。万一有不周到之处,不等东家娘开口,她已深感歉疚和自责了。

开派对忙是忙些,不过有小费可拿。散了场,打扫残局、洗杯洗碟的事做完后,宝魁嫂就可以交差了。注满水的铸铁浴缸里漂着换下的台布、毛巾、衬里裤子,再多也不用急着洗,东家娘交代过的。有时候,说不

定还有单被换下来,过了夜,才会乒令兵冷^①塞进浴缸里。听说,朗姆先生晚了,常常就不走了。宝魁嫂很诧异,但也只装做不知道。约翰逊先生照样还是拎一只手提箱,飞来飞去,把飞机场当成了家。他不是傻子,难道就一点不知道?但他从未盘问过宝魁嫂,问了也白问。他一旦回来,忙催着阿妈放洗澡水,他们夫妻要洗“鸳鸯浴”。洗罢,又乓的一声,门关拢,发出一阵阵很响的声音,像杀猪一样,两夫妻也从不避讳阿妈就在外面做家务。

有些事情宝魁嫂也不明白,外国人一向派头很大,但有些时候又很小气,就比方讲镏金边的杯碟裂了缝、绣花衬衫被香烟烫出了洞、透明连裤丝袜开了口,东家娘却是不大容易更新的,甚至连折叠椅、凳子也绝不肯多添一把两把,而宁肯请客、开派对时临时抱佛脚,到东家西家去借来。相反,价格贵到让人咋舌的鲜花——郁金香、百合、玫瑰、马蹄莲、鸢尾、康乃馨和剑兰,不等蔫了立刻攒掉。大餐、西式点心也是只吃新鲜的一顿,隔顿坚决不吃。这倒好,每逢东家娘做东请客,宝魁嫂总能带些残羹冷炙回去尝尝鲜——在阿妈一家看来,绝对是精美至极的稀罕甜点了。

因有甜点带回去,这一天无论多晚,宝魁嫂知道家里那个小拖鼻涕的,一定在眼睛拨瞪拨瞪等着她——不为别的,只是馋痂虫^②爬出来了,缀着一颗红樱桃的裱花奶油蛋糕绝对比亲妈还亲。何况,自己是相认才一年多的晚娘。

大黑狗已经睡了,东家娘这边的事没完。里面客厅咿咿呀呀、膨隆膨隆的声音好像还不想停歇,宝魁嫂只能拿只小板凳坐在灶披间等,虽然心里也肉疼哑巴的小姑娘,可叫她有什么办法?厨房间里大菜司务——一个脸弯得像手枪柄,大蒜鼻,鼻孔里戳出一截黑毛的中年男

① 乒令兵冷:沪语,物体发出的响声。

② 馋痂虫:沪语,形容嘴馋。

子,他叫金发,讪讪地说:“喂喂,艾米太太跟朗姆先生勾肩搭背跳舞,正跳到兴头上呢,今朝总归晏①了!”宝魁嫂不搭理他。金发笑言:“外国人真是啊,男人一出差,东家娘就请客,花头来得个多,请来请去朗姆先生总不会少的……”嘲叽叽地发了一通。宝魁嫂还是懒得说。金发刺她一句:“呦!哪能不声不响?是不是想你家的哑巴了?”

宝魁嫂脸色一沉,说:“闭上你这张臭嘴,浪里浪声②,一会儿说东家娘,一会儿说客人,你什么意思?”大菜司务自讨没趣,也不响了。客厅的音乐声浪中,隐约传来“布谷一”,那墙上的德国钟肯定又把乒乓球大小的猫眼左右眨了眨:“布谷一”

晚上十点钟了。大厦穿堂里,当值的服务生在东家、西家催着阿妈离开了,因为时间一到,穿堂通往佣人房的大门全都要上锁的。万一误了规定时间,阿妈们只能从大厦旁边的扶梯下到底层,再从专供佣人、杂役通行的消防扶梯上楼去。宝魁嫂想,反正今天回洪福里去,自然就不用下了楼,再爬楼梯了。又过了约摸一个半小时,舞会终于散了,东家娘家里归于沉寂。宝魁嫂洗涮完毕,带着东家娘照例为她准备好的满满一饭盒甜点,便回家了。

她跟哑巴结婚,就住在大厦紧邻的洪福里一间亭子间里。说起来,外国人客寓的河滨大厦与洪福里,房产都属于一个叫“跷脚沙逊”的犹太富豪。杂役们扫地、打扫卫生,两头房子都要做,也就暂时在弄堂里租亭子间栖身。此时,宝魁嫂推门进去,吱扭一声,通常假寐的咪宝便会推说要小便,一骨碌起来蹲痰盂罐,翘着尖尖的小屁股,一边翻来覆去揉着小眼睛,早就嘴巴流口水了。然而这回,她终于熬不过瞌睡,睡得很沉。

宝魁嫂见咪宝真睡着了,似乎有点失望,为了弥补这份心犹不甘,推醒了哑巴,用大拇指和食指夹着一块巧克力香草蛋糕,往他嘴里塞进去。

① 晏:沪语,晚。

② 浪里浪声:沪语,嘲讽,喋喋不休。

丈夫冷不丁被堵了一嘴，连忙用舌尖往外顶，就差吐出来了。见这情景，宝魁嫂赶紧拿岔开五指的手掌一捂。女人汗津津的手，加之袖管上房东娘那里沾留的淡淡香意，竟使哑巴激动不已，血管贲张，乘势展开一条绞大拖把的铁臂抄住了老婆的后腰，轻轻一揽，女人便被挤压得呼吸困难了。可实际上，宝魁嫂根本没有那种兴致，再加上被莽撞了一下，她身子僵僵的，窝着的一股无名火陡然蹿起。哑巴这才知道误会了妻子的美意，便想来个将错就错，怎奈她索性抱了一条被子打地铺了，愣是拉也拉不回来。

在揪揪夺夺之间，咪宝倒是不早不晚，叽叽地小便好了，刚好看见新鲜欲滴的红樱桃在裱花奶油蛋糕上跳舞似的，扒开眼睛抓了就往小嘴里塞。这份甜点，宝魁嫂本来想好拿给咪宝吃的，现在却被那股子邪火烧得一百个不舒适，居然抡起手，在比她手掌也大不了多少的屁股上辣辣搥了两光。才第一记搥过去，自己掌心一热豁，她便意识到打错了，可还是气咻咻地说：“手没洗过就吃！牙齿要烂掉的就吃！吃死你这副穷相！”说着，帮小姑娘洗了手，拿甜点喂给她吃，一边威吓：“勐^①哭！不许响！”到这时，咪宝鼻子上蘸着一大朵雪白的奶花，鼓着腮，挂着一串眼泪，非但吃不下了，还不住地打冷噎。

哑巴瞠着眼睛，额上青筋哗哗跳，极力克制自己，嘴里发出刺耳的嗷嗷声，似乎有许多愤慨和委屈，但苦于无法表达。这时，他把咪宝一把抱过去，慢慢拍她的背脊，直到小姑娘气息平复下来。房顶垂直吊着一盏绿铁皮灯罩的电灯，宝魁嫂咕哝说：“好味，咪宝，不哭了。睡吧，明天姆妈还有一浴缸衣裳要洗。”说着，吧嗒一声关了灯。不知为何，她感到心头一阵酸楚，在哑巴的鼾声中，眼泪打湿了半个枕头。

只要东家娘一家都没有人，宝魁嫂常常会把小咪宝带去，自己做事，由小姑娘径自坐在羊毛地毯上玩外国少东家玩的积木、发条母鸡生蛋。宝魁嫂自然是本分、规矩的，但即便如此，有时也会有某种无法言说的冲

① 勐：沪语，不要。

动：突然之间，打开主人的饼干听，拿几块巧克力夹心华夫塞进咪宝手里；有时拉开冰箱取蛋，又略一迟疑，随即坚毅地拿过油瓶，倒出比平常烧菜更多的金黄色的菜油，搯^①两只荷包蛋，夹在罗宋面包片里，看着咪宝吃下去。咪宝吃完，照例又把手上、衣裳上的碎屑打扫干净，还嘲着指头，发出嘍嘍声。——这一切，东家娘自然是不会晓得的。

宝魁嫂听见有炒盐炒豆的闷闷的爆炸声，响了一夜。第二天，东家娘一家躲到霞飞路去了，宝魁嫂在浴室里洗衣裳，她女儿趴在阳台铁栏杆上，手里拿两块鲜奶味克力架，夹着芝士，边吃边数着苏州河里的舢板——奇怪，舢板密密麻麻轧作一堆，河道都挤满了。眼前的一条河上，有好几座大桥，每座桥上堆垒着沙袋，附近的一幢幢大厦，底层的门、窗也都用沙袋堵死。小姑娘只听见砰砰的几声巨响，桥堍有人应声倒下，躺在血泊里了。马上有几个人过去，把死尸抬了回来，接着枪声大作，战斗非常激烈。咪宝吓得连忙把两手蒙住眼，蹲下身，发疯地嚎哭起来：“勐呀勐呀！……”

宝魁嫂连忙把咪宝拽进去，关紧了阳台玻璃门。她早几天是听楼里冬防队的人说过，要打仗了，把门窗关关紧，夜里要挂防空布。没想到真的打仗了！就像看电影似的。苏州河两岸正在交火，苏州河北面，邮政总局大楼、河滨大厦、百老汇大厦楼顶架满了机关枪、迫击炮，把守的国民党军队正凭借河堑之隔，进行抵抗。枪声、爆炸声时紧时疏。河滨大厦靠河的阳台上，不时有唆罗唆罗的子弹呼啸声。大厦里一片死寂，家家户户关闭门窗，楼底通向外面的几扇大门和朝南天潼路的后门统统被封堵住了，堆上沙袋鹿砦，围着铁丝蒺藜，挖了壕沟，一副严防死守的架势。然而，也稀奇了，一面外头在打仗、死人，一面公寓里九部电梯上上下下，电灯还是雪雪亮的，煤气灶吐着蓝莹莹的火，铸铁浴缸的铜龙头一拧，热水冷水照样哗啦哗啦流——大厦供热的大锅炉也照样在烧开水。

① 搯：沪语，煎。

自然,无线电还在播音,旋钮吧嗒一开,左一拧,“蔷薇蔷薇处处开……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右一旋,“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可公寓里许多人此时不需要这个,他们凄凄惶惶,只想晓得时局会如何?打仗还要打几天?

这几天,为东家买菜的大菜司务、阿妈横竖不敢出门去了,子弹又不长眼,挨了流弹也是活该。咪宝自从在阳台上吃饼干后,就再没离开过佣人房。有时,她看见穿军服、胳膊上系块红布的叔叔挨家挨户来关照一些注意事项,叮嘱电灯泡上千万要蒙一块黑布。

河滨大厦顶上的解放军部队与底层的国民党士兵交上了火。一天,枪声骤停。宝魁嫂从东家娘家里出来,走过穿堂,到垃圾间倒垃圾。那是呈四十五度斜面的铁盖板,黑漆盖板上的横把手一拉,垃圾从高空管道直卜笼统^①落到了底楼,下面是垃圾房。宝魁嫂拉开盖板,蓦然发现旁边有一大堆黄颜色的军服,还来不及丢弃,布料、哗叽料作的都有,袜子、有股子脚气臭的军用皮鞋丢得横七竖八。宝魁嫂正狐疑着,蓦地从空房间里三三两两走出人来,贼头狗脑的样子,逃得一溜烟。当年,她丈夫宝魁逃壮丁不成,就是被穿黄军服的强盗给活活打死的。记起那些惨状,她不由恨得牙根痒痒的,骂了声:“啐!活畜生!你们也有今天!啐!给乱枪打死才好!”

突然之间,宝魁嫂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她噤噤回到佣人房,摇醒正在酣睡的女儿。咪宝睡梦中被摇醒,还以为又要骂她了,却没曾想她的后母兴致很高,要带她到大厦底层去看闹猛^②。在通往南天潼路的底楼,封住大门的铁丝网已经被拆了,门口石阶上,阿妈、娘姨大姐、杂役、仆欧围了一圈,在看官兵“剥猪猡^③”,剥得只剩内衣裤,一面笑着打

① 直卜笼统:沪语,直,不打弯。

② 闹猛:沪语,热闹。

③ 剥猪猡:切口,劫掠过路人,抢光所有东西。

趣着,嘴里叽叽呱呱。那些官兵,刚才还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镇压通共分子,可放了屠刀,摇身一变,又是一副瘪三腔,争着央求阿妈们赏给他们一些衣裳裤子,好换上了逃命。阿妈们跟他们讲价钱,一口一个“阿哥哎……”像调情似的,官兵急了,捧出大把大把的银洋钿也肯,还剥下金戒指金项链。很快,官兵作鸟兽散了。大厦后面的凹膛处,只剩下刚刚被杀害的进步学生,一男一女两个,还吊在那里,很怕人的。咪宝的眼睛被母亲的手捂住了,还感到冷飕飕的,吵着要赶紧离开。宝魁嫂拗不过女儿的哭嚷,只得从大厦里看闹猛的人群中抽身,顺着后门平时供仆役通行的便道往洪福里走去,哑巴几天没看见女儿肯定急煞了。

沿途,咪宝怯怯地偷看两眼,竟发现底楼有铸铁栅栏的垃圾房前,散落着许多黄颜色的衣裤、帽子、鞋袜和马口铁罐头,扔着枪械、弹夹,一梭梭铮亮的子弹,还夹杂着女人照片和香水瓶,零零落落的。趁母亲一个不注意,咪宝迅速捡回一只透明玻璃的香水瓶,轻轻拧开,芳香馥郁,沁人心脾,是外国女人身上常有的那种气味。咪宝不清楚把香水瓶占为己有,会不会挨骂?识相点扔掉,又舍不得,瓶子攥在手心里攥出了汗。她个头矮,探测母亲脸色如何往往要仰起下巴颏。可就在俯仰之间,她看见很稀奇的一幕:河滨大厦高高的楼顶上,有一面鲜艳的红旗随风轻扬。

河滨大厦四面都临街,极为罕见。几天来,大厦下面的北苏州路、天潼路、江西北路、河南北路,条条马路,都有打腰鼓的队伍。听到鼓声咚咚,咪宝屁股坐不住了,偷偷溜出去,跟一大帮孩子一起疯,一起喊:“看腰鼓!大家快来看腰鼓噢!”小家伙们追着锣鼓声,穿堂里跑到东跑到西,跑到南跑到北,时而踮起脚趴在窗口瞅,时而挤在内阳台铸铁栅栏的窄窄的空隙里看,生怕错过一支腰鼓队。大厦高,看得清楚。楼下,红红绿绿的队列走来,男的深镶边白衣白裤,头扎支起两只兔耳朵似的红手巾;女的白头巾浅镶绿色大襟袄衫,一律斜挎着一只红腰鼓,“漆个隆咚——锵咚锵”,此起彼伏,声浪一阵高过一阵。那喧响来自黄土高原,

黄钟大吕，荡气回肠，闻之血热心颤。

咪宝尽管懵懵懂懂，但很快，她发觉腰鼓一响，大厦里似乎就变了样。过去，大厦是外国人的天下，进进出出都是蓝眼睛金头发高鼻子，块头又大，威风八面，穿堂里偶尔遇到他们，母亲赶紧拽她一把，靠边站、鞠躬，楼里当值的服务生会提醒她们让开点。可如今，她就是手里挥着一面纸糊的彩色三角旗，穿堂间奔来奔去，大厦写字间的人也不会板着脸，动不动训斥她一顿，外国人更不会瞪着一双鼓起的蓝灰色凸眼，嘴里叽哩呱啦了。

大菜司务金发果然了得，已探知朗姆先生一声不响，举家坐轮船回英国去了。他还听说，艾米太太曾追到十六铺码头，却没找到他，船舷的跳板上，只见黑衣黑髻的修女们，一个挨一个往轮船上走。他还晓得，朗姆先生的爱宠因带不走，到上海的兽医院打一针，就翘辫子^①了。艾米太太颇有点落魄的样子，不晓得是男朋友的离弃，还是拉布拉多犬的安乐死的缘故。总之，大厦里的外国人开始陆陆续续搬走了，回伦敦、多伦多、马德里、大阪或哪个城市去，他们的宠物狗大抵也都是相同的归宿，谁顾得了许多？艾米太太也在托人打听，准备把房子的顶费过给下家。宝魁嫂未免惴惴的，有了隐忧，担心万一东家娘也行李一卷走了，阿妈不做了，她将来靠什么养活咪宝？

艾米太太就是风骚一点，待人接物倒是彬彬有礼，即使对仆役也并不刻薄吝啬。就在以前，她也会将自家淘汰下来的高跟皮鞋、衣裳、蔻丹送给下人；圣诞节时，送给宝魁嫂母女俩一份用丝带精心包扎的礼物——通常是一块丝绸手绢或一卷水果糖。由于上海待得很久了，她已经会说一口怪里怪气的中国话了，甚至口音中有不少跟宝魁嫂沾染的绍兴腔。有一天，东家娘从无线电里听到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的消息，感到很兴奋，走过长长穿堂，跑到佣人房，兴冲冲地对宝魁嫂说：“你

① 翘辫子：沪语，死了。